H. H. MU CHINESE LIBRARY

群書考索卷十一 前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刋行
教諭譚瑋校正

諸子百家門

百家類

雜家

雜者兼儒墨之道通衆家之意以見王者之化無所不冠者也古者訂史歷記前言往行禍福存亡之道然則雜者盖出史官之職也放此為之不求其本材少而多學言非而傳是以雜錯漫羨而無所指歸矣 雜家者流盖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盪者為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 漢志

新語 漢陸賈撰本傳高帝謂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者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稱其

書曰新語今存二卷

新書 漢賈誼撰雜論治道國體及經學胎教本七十二篇劉向刪定為三十八篇今皆存本傳所載治安策今釐為數篇各立題目雜見于新書隋志以賈子名

淮南子鴻烈辭 漢淮南王安撰安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等八人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

新序 漢劉向撰遠至舜禹次及周秦古人嘉言善行悉採摭序載總一百六十三章本朝曾鞏校其差誤為之序

說苑 漢劉向撰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凡二十篇按崇文總目今存五篇餘亡後曾鞏得十五篇與舊合二十篇而為之序

論衡 後漢王充撰凡八十五篇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王充論衡之自紀也述其父祖不肖為州閭所鄙而已答以瞽頑舜神鯀禹惡聖夫自序其世家固當以孝親為主而乃盛矜於己厚辱其先責以名教罪莫大焉史通

風俗通 後漢應劭撰辨物類名號釋時俗嫌疑後世服其洽聞

昌言 後漢仲長統撰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因著論名昌言凡三十四篇今存十六篇

申鑒 後漢荀悅撰悅志在獻替乃作申鑒五篇其所論辨通見政體旣成而奏之今所載政體時事俗嫌雜言上下凡五卷本傳止載政體一篇

中論 後漢徐幹撰幹病辭人工靡美之文乃著中論二十篇闡宏大義以示學者其書雜論治道脩身學問之要旁及曆家壽夭之說

博物志 晉張華撰采錄雜說異聞各類不一而足多所攷正

劉子題 劉晝撰泛論治國脩身之要雜以九流之說凡五十五篇唐志云劉勰撰今袁孝政序云劉子者劉晝字孔昭傷已不遇播遷江表故作此書時人莫知謂劉歆梁劉勰劉孝摽作

俗書 南唐宋齊丘撰凡百十篇言道與術中卷言德與仁下卷言食與儉

古今注 晉崔豹雜取古今名物各為攷釋凡八門

讖緯 漢順帝陽嘉三年太史令張衡以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上書言春秋元命包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又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閱定九流亦無讖錄則知圖讖成於哀平之際皆虛偽之徒以要世取資不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

農家

農九家 百一十四篇 農家者流 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為之以為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誖上下之序漢志。農者所以播五穀藝桑麻以供衣食者也書叙八政職任萬民其一曰三農生九穀地官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為法而懸于邑閭是也鄙者為之則棄君臣之義徇耕稼之利而亂上下之序

神農 二十篇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業道許行事託之神農師古曰

劉向別錄云疑李悝及商君所說藝文志

氾勝之十八篇成帝時為議郎師古曰劉向別錄云使教田三輔有好田者師之徙為御史藝文志

小說

小說家者流盖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也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小說者街說巷語之說也傳載輿人之誦詩美詢于芻蕘古者聖人在上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而庶人謗孟春徇木鐸以求歌謠巡省觀人詩以知風俗過則正之失則改之道聽塗說靡不畢紀周官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而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而觀衣物是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隋志

兵家

兵家者 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鴻範八政八曰師孔子曰為國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明兵之重也易曰古者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用上矣後一爍金為刃割革為甲器械甚備下及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自春秋至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政楊僕捃摭遺逸紀奏兵錄猶未能備至于孝成命任宏論次兵書漢志。兵者所以禁暴靜亂者也周官大司馬掌九伐之法以正邦國是也然皆動之以仁行之以義故能誅暴靜亂以濟百姓下至三季恣情逞欲爭伐尋常不撫其人設變詐而滅仁義至乃百姓離叛以致於亂隋志

權謀者 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者也

形勢者 靁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鄉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也

技巧者 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

諸家總論

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蠭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其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瘉於野乎若能脩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畧矣

字學

易曰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言其宣揚於王者朝廷其用最大也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師古曰象形謂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象事即指事也謂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象意即會意也謂

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象聲即形聲謂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轉注謂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假借謂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師古曰古文謂孔子壁中書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篆書謂小篆蓋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隸書亦程邈所獻主於徒隸從簡易也繆篆謂其文屈曲纏繞所以摹印章也虫書謂為虫鳥之形所以書幡信也○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傷其寖不正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是時始造隸書矣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於徒隸也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為蒼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

李長作元尚篇皆蒼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天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合各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重復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韋昭曰臣班固自謂也作十三章後人不敢疑在蒼頡下章三十四章中。凡二百三章無復字六藝群書所載略備矣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作訓故并列焉出漢志。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謂書字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說者以為書之所起起自黃帝蒼頡比類衆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著於竹帛謂之書故有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六義之別古者童子示而不誑六年教之數與方名十歲入小學學書計二十而冠始習先生之道故能成其德而任事然自蒼頡訖于漢初書經五變一曰古文即蒼頡所作二曰大篆周宣王時史籀所作三曰小篆秦時李斯所作四曰隸書程邈所作五曰草書漢初作秦世既廢古文始用八體有大篆小篆刻符摹印蟲書署書殳書隸書漢時以六體教學童有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

蟲鳥并藁書楷書懸針垂露飛白等二十餘種之勢皆出於上六書因事生變也魏世又有八分書其字義訓讀有史籀篇蒼頡篇三蒼埤蒼廣蒼等諸篇章訓詁說文字林音義聲韻體勢等諸書自後漢佛法行於中國又得西域胡書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義廣謂之婆羅門書與八體六文之義殊別今取以附體勢之下又後魏初定中原軍容號令皆以夷語後染華俗多不能通故錄其本言相傳教習謂之國語今取以附音韻之末今後漢鐫刻七經著於石碑皆蔡邕所書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為七經正字後魏之末齊神武執政自洛陽徙于鄴　行至河陽值岸崩遂沒于水其得至鄴者不盈太半至隋開皇六年又自鄴京載入長安置於秘書內省議欲補緝立于國學尋屬隋亂事遂寢廢營造之司因用為柱礎貞觀初秘書監臣魏徵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傳授之本猶在秘府并秦帝刻石附於此篇以備小學

魏衛恒撰四體書勢

自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絶矣漢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尚書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之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藏祕府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衛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法太康元年汲縣民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敬侯所書猶有髣髴敬侯謂覬也其序篆曰秦時李斯號為工篆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畧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為古今雜形然精密閑理不如淳也其序隸書已畧見武紀又曰師宜官為大字邯鄲淳為小字其序草書曰漢興又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踈洪農張伯英因而轉精甚巧韋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穎梁孔達田彥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案說文蓋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著於竹帛謂之書書有六義

焉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古者子生六歲而教數與方名十歲入小學學六甲書計之事則文字之謂也自黃帝至三代其文不改秦焚燒先典乃發古文更用八體一曰大篆周宣王史籀所作也二曰小篆始皇時李斯趙高胡毋敬所作也大小篆並簡冊所用也三曰刻符傳也四曰摹印亦名繆篆施於印璽也五曰蟲書為蟲鳥之形施於幡信也六曰署書門題所用也七曰殳書銘於戈戟也八曰隸書始皇時程邈所定六行公府也漢氏因之至王莽居攝使甄豐刊定六體一曰古文二曰奇字三曰篆書四曰隸書五曰繆書六曰蟲書當代以教學童焉又衛恒四體書勢曰漢興又有草書不知作者蓋兩漢銘勒雜以古文篆籀及八分為之魏晉以還隸文遂盛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有稾書楷書縣針書垂露書飛白書填書奠書鳥書虎爪書偃波書鶴頭書象形篆尚方大篆鳳鳥書科斗蟲書龍虎書仙人書芝英書十二時書倒薤書龜書麒麟書金錯書蚊脚書凡數十種皆出於六文八體之書而因事生變者也

崔瑗草書體

書體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爰曁末葉典籍彌繁人之多僻政之多權官事荒蕪勦其墨翰惟作佐隸舊字是刪草書之法蓋先簡略應時諭旨周於卒迫兼功并用愛日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

蔡邕篆書體

鳥遺迹皇頡循聖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篆為真形要妙巧入神

公綏隸書體

皇頡作文因物構思觀彼鳥迹遂以成章闕之後嗣存載道義綱紀萬事俗所傳述實由書記時變巧易古今各異蟲篆既繁草藁近偽適之中庸莫尚於隸規矩有則用之簡易

漢許叔重作說文解字

按後漢許叔重其字也叔重自序云敘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稽撰其說不相雜廁凡五百四十部南唐徐鍇作說文解字繫傳又作說文解字韻譜○玉篇梁大同中顧野王撰○廣韻不知作者初隋陸法言

作切韻唐孫愐從而增之是為廣韻此合法言愐兩書列諸家增字訓釋名字於卷首崇文總目云蓋後人傳來附見故多叢雜宋朝王安石元豐間上字說二十四卷序云許叔重又於書之意時有所悟因序録其說與門人所推經義附之（並館閣書目）○晋宋隋唐風流之士擺指於墨池曾不如兩漢經師之詁訓又不如周家之篆籀有裨於國家而訓詁發明於墳典銀鉤玉筯之雖工何益於事為哉（已上篆斷）

卦演龍圖

文開鳥迹周宣博雅史籀與古篆之文秦氏剗滅古文爰創隸書自著秦文肇興八體刻符兼於大篆摹印逮乎隸書兩漢因之張敞杜業講學於前揚雄豊甄校理於後魏晋以降始造新字字畫無端平之體魚鳥增奔放之容（唐大詔令武后改元載初赦）

蒼頡訓詁（杜林撰）　**三蒼**（李斯撰）　**郭璞解**（九三卷）

三蒼訓詁　**埤倉**（張揖撰）　**廣倉**（樊恭撰）

訓纂

成帝元延中召天下通小學者以爲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楊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嗣續蒼頡中重之字凡八十九章班固復續楊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凡古今六藝群書所載畧備矣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有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爲作訓詁

急就章

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篇藝文志皆蒼頡中正字至隋唐經籍志始謂之急就章館閣書目唐顔師古爲之注

呂向連錦書

唐呂向工草隸能一筆環寫百字若縈髮然世號連錦書

張旭草書

文宗時旭大醉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爲神不可復得也旭自言始見擔夫爭道又聞鼓吹而得筆法觀舞劒器得其神后人論書歐虞褚陸皆有異論至旭無非短者傳其法惟崔邈顔真卿○唐

太宗出御府金帛求天下古本命魏證虞世南褚遂良定真偽凡得羲之真行二百九十紙為八十卷又得獻之張芝等書以正觀字為印開元五年敕陸元悌魏哲劉懷信撿校分益卷帙元宗自書開元自為印

唐書學

唐取士之科有明字科學館諸生試書凡書學石經說文字林先口試通乃墨試說文字林二十條通十八為第

許謹說文解

字林 呂忱 字林

字統 楊承 [illegible]

字苑 馮幹 括

玉篇

梁大同九年顧野王撰本唐上元元年富春秋增加字二十卷祥符六年陳彭年校勘增廣

書苑

景祐三年十月國博士周越上所纂集古今書所更體法名曰書苑凡
二十九卷

雍熙廣韻

太宗端拱二年六月丁丑詔以字書之學歷代編錄爲繆實多命太常
博士句中正著作郎吳鉉等考古今之同異究篆隷之根源其新定雍
熙廣韻一百篇宜付史館

雍熙重脩說文

雍熙三年十一月右散騎常侍徐鉉等表獻新校定說文三十卷先是
上留心字學以說文差繆學者無據乃詔鉉與句中正重加刋正至畢
上覽嘉之故爲下詔賜器幣有差

溫公類編

如玉篇而釋注加詳

韻學類

聲韻

韻集 李登撰唐藝文志

呂靜撰見唐藝文志

韻畧 陽休之撰唐藝文志

四聲韻畧 夏侯詠撰九十三卷唐藝文志

四聲部 二十卷張諒撰唐藝文志

韻篇 趙氏撰唐藝文志

切韻 五卷陸慈撰唐藝文志

切韻

十卷李舟撰 唐藝文志

韻音

二十卷蕭鈞撰 唐藝文志

顏真卿著韻海鏡源

三百六十卷 唐藝文志

周思言音韻

李季節音韻

杜臺卿韻畧

此二書見廣韻序 唐藝文志不載

廣韻

隋陸法言取諸家音韻而定之為切韻五卷劉臻顏之推等同撰集長孫訥言箋注關亮薛峋孫愐等增加字宋朝景德四年刋正大中祥符元年命儒臣增損改為重脩廣韻

孫愐唐韻

五卷出唐藝文志即廣韻也其序曰陸生切韻盛行於世然注有差錯文復漏誤乃補遺闕具為訓解名曰唐韻

切韻

切韻者本乎四聲紐以雙聲疊韻欲使文章麗則韻調精明於古人爾

吳棫毛詩協音補音序

曰火聞元城宰臧諶之言曰詩韻無不協者如來之為釐慶之為羌馬之為姥之類詩音舊有九家唐陸德明始以見定為一家之學今釋文是也至開元中脩五經文字我心慘慘書為懆音七到反伐鼓淵淵書淵為鼘音於巾切皆與釋文音訓有異乃知明德之學在當時亦未必盡用而詩音之亡或有所自矣

廣韻序

凡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言注一十九萬一千六百九十三字

陸法言撰本　長孫訥言箋注　儀同三司劉臻

外史顏之推　著作郎魏淵　武陽太守盧思道

散騎常侍李若　國子博士蕭該　蜀王諮議參軍辛德源
吏部侍郎薛道衡　已上八人同撰集
郭知玄拾遺緒正更以朱箋三百字
關亮增加字　薛峋增加字　王仁煦增加字
祝尚丘增加字　孫愐增加字　嚴寶文增加字
裴務齊增加字　陳道固增加字
更有諸家增字及義理釋訓悉纂畧備載卷中勒成一部進上以今聲
調既自有別諸家取捨亦復不同吳楚則時傷輕淺燕趙則多傷重濁
秦隴則去聲為入梁益則平聲似去
文字聿興音韻乃作蒼頡爾雅為首詩頌次之則有字統字林韻集韻
畧述作頗衆得失互分惟陸生切韻盛行於世然隋珠尚纇紅玉仍瑕
注有差錯文復漏誤若無刋正何以討論
輒罄謏聞敢補遺闕兼習諸書具為訓解州縣名號亦據今時字體從
木從才著彳著亻施殳施攴安尒安禾並悉具言庶無紕繆其有異聞

奇怪傳說姓氏原由土地物產山河草木鳥獸蟲魚備載其間皆引馮
撮隨韻編紀添彼數家勒成一書名曰唐韻蓋取周易周禮之義也及
按三蒼爾雅字統字林說文玉篇石經聲韻聲譜九經諸子史漢三國
志晉宋後魏周隋陳宋兩齊書本草姓苑風俗通古今注賈執姓氏英
賢傳王僧孺百家譜周何潔集文選諸集孝子傳輿地志及武德已來
創置近開元三十年並列注中

六十字祖

因煙　人然　新鮮　錫涎　疑妍　零連　清遷　賓邊　經堅
神禪　秦前　寧年　寅延　真氈　嫈偏　亭田　澄纏　平便
驚[illegible]　輕牽　擳燀　丁顛　興掀　興掀　汀天　汀天　精箋
民[illegible]　聲羶　刑賢

顧野王撰玉篇總三十卷陸法言著廣韻繼以萬言五音之字吸四聲
之清濁亶聲聲差纖悉備載然其正韻反音罕有知者今舉其宏綱撮
其樞要總六十字而四字無文止五十六字而已便而易見簡而易知

學者當留心熟讀周流萬遍將見隨觸而長不約而至雖求字於篇韻之外豈難知哉

群書考索卷十一 畢

前集

群書考索卷十二 前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教諭譚璋校正

○正史門

史記類

太史公(名)談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不達其意而師誖(師古曰誖惑也各習師法成於所見誖音布內反)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張晏曰大傳謂易繫辭)夫陰陽墨儒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師古曰言發迹雖殊同歸於治但學者不能省察昧其端緒耳直猶但也)嘗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畏(李奇曰陰陽之術月令星官是其枝葉也又曰拘曲牖也)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師古曰易變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師古曰言難盡用)然其強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

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師古曰劉向別錄云名家者流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師古曰澹古贍字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書撮名法之要師古曰撮總取也音千活反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小而功多遷生龍門蘇林曰禹所鑿龍門也師古曰龍門山其東則在今秦川龍門縣北其西則在今同州韓城縣北而河從其中下流耕牧河山之陽師古曰河之北山之南也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入此穴九疑舜墓在焉師古曰會稽山名本茅山也禹於此會諸侯之計因名曰會稽九疑山有九峯解見司馬相如傳浮沅湘師古曰沅水出牂牁湘水出零陵二水皆入江北涉汶泗師古曰汶泗水名在地理志汶音問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師古曰鄒縣名也嶧山名也近曲阜地也於此行鄉射之禮嶧音繹阸困蕃薛彭城師古曰蕃縣名也音皮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筰昆明師古曰筰才各反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如淳曰周南洛陽也張晏曰洛陽而謂周南者自陝以東皆周南之地也不得與從事師古曰與讀曰豫發憤且卒而子遷適反見父於河雒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

予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予死爾必為太史為太史毋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忠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脩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予為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文予甚懼焉爾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鐀之書且余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師古曰墮毀也謂不脩之也音火規反)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傳非所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纍紲(師古曰纍繫也紲長繩也纍音力追反紲音先列反)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辠(師古曰喟然嘆息貌也音丘位反)大身虧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師古曰惟思也)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師古曰隱憂者約蹙也)卒述陶唐以來至于

麟止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
畧三代録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
世年差不明作十表師古曰並時則年歴差殊代則難以明辯故作表也異禮樂損益律歴改易
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
共一轂運行無窮孟康曰象黄帝以下三十家也老子言車三十輻運行無窮以象王者如此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衆星共繞北辰諸輻咸歸車轂若文武方臣尊輔天子也輔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
三十世家輔義俶儻不令已失時師古曰俶倘大節也俶吐歷反立功名於天下作七
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畧以拾遺
補載成一家言孟康曰二音褋謂裳下褑褋李奇曰藝六藝也師古曰李說是也藝古藝字協六經異傳齊
百官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師古曰藏於山者備亡失也其副貳本乃留京師也以竢後聖君
子第七十師古曰次古矣也遷之自敘云爾師古曰自此以前皆其自敘之辭也自此以後乃班氏作傳語也而
七篇缺有録無書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漢書舊儀注
曰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之後坐舉
李陵降匈奴故下遷蠶室漢書注曰蠶室乃腐刑所居溫密之室也謂推致蠶室之中也有怨言下獄

死後班固漢書遷本傳云遷遭刑之後尊寵任職為中書令此云下獄
死不知何據漢書音義曰十篇缺有録無書張晏曰遷沒之後云景紀
武紀禮書樂書律書漢興已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
傳人靳列傳元成之閒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列
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十二紀以序帝王年表以貫歲月八書以紀
政事三十世家以序公侯七十列傳以志士庶上下三千餘載凡為五
十二萬六千五百言見志

紀

遷紀五帝或以為遷好奇之過殆未深考五帝紀多采之大戴禮尚書
孟子當漢初要端紛亂之時而遷乃卓然有見於聖賢之餘論其贊曰
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又曰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此豈淺見之所
能識哉或曰孔子叙書斷自唐虞而遷紀於黃帝然觀三代世表則帝
王之世皆出黃帝此其旨歟又曰遷紀遺義農而黜少昊蓋黃帝高陽
高辛子孫代有天下而少昊之後不傳周禮六樂亦無少昊之樂易叙

表

古先帝王亦不道也五帝紀大抵皆述其上順天時下敬民事使萬物各得其所其與書所載羲和之事同一意也○其贊夏紀序孔子正夏時其贊商紀序孔子善商輅豈非夫子損益四代之意乎氏族古之大事夏禘二紀贊皆讀之○周紀自平王東遷以前皆紀周事東遷以後方與諸侯雜記凡齊威晉文秦穆楚莊晉悼之事莫不具載此所以見伯統與王室相為盛衰者也雖然孔子何與於周室其卒也亦與威文並書何也蓋孔子之存亦足以維持周室至於孔子之卒則周室可知也○五帝本紀既歷叙其世系相因之本末而三代世系之所自出復總而叙於五帝之末篇以見帝王之治體相承而出於一也至秦始皇則別而為二紀者其矜武任力恣行非顧無復三代之源流五帝之為一紀分而合者也秦之為三紀合而分者也○列后項羽之列於本紀何也懷王既泯而項羽主命惠帝幼弱而呂氏擅朝從其實而紀之也然羽紀乃以高帝紀年明天命之有所歸也呂紀以惠帝紀年明母后之不得專國也

史遷雖變編年之法而編年之意吾於表猶有攷焉。十二諸侯年表叙晋阻三河齊負東海楚界江淮秦國雍州之固則知先王名山大澤不以封之意。高祖功臣表正欲見初之所以封後之所以廢至太初而見侯五人則其待勳舊而興滅繼絶者可見矣高祖侯者則以功臣言景武以來則但書侯者其意深矣而班固表槩曰功臣其未思乎

書

禮樂律書其叙具在禮書云宰制萬物役使群動豈人力哉以見禮非外來因人性而品節之也樂書言虞賡歌之戒成王作頌有懲艾之心以見樂非以為樂所以節樂也律書之附兵即師出以律之旨而六律所以為萬事之根本也三書皆有其叙自叙而下章具而未成者也河渠書大抵謂河之患可以疏導而不可以壅塞此所以悲瓠子之事而作河渠書封禪書所以見武帝之欺天平準書所以見武帝之窮人天人之間俱受其害則其所以譏武帝者不待武帝紀而已可見矣平準書大抵叙武帝承富庶之後不能制欲始開邊隙國用既竭復欲於

民歛之既足又復出師費耗已甚又復重歛此所以致海内之虛耗也
武帝將厚歛於民故必嚴刑於先遷所以雜紀刑法於此書者其意深
矣孟子曰省刑罰薄稅歛蓋稅歛薄則刑罰可省耳不然則痛刑以威
之然後可以奪民生衣食之命欲斡鹽鐵則行左趾之令欲告緡錢則
無平反之獄蓋二者常相關交史公深識此意不傳弘羊孔僅乃於張
湯傳言興利之事不於用刑處說張湯杜周變法之因而於平準書說
張湯杜周與弘羊更進用事之迹
[世家]之始於周何也封建之道成於周也首吴以著王迹之興起於太
伯之遜也次齊以著王業之成基外尚父之謀也次魯次燕以著王室
之所由固而嘉周召靖管蔡之難也秦無封建之議故其臣不得列於
世家孔子陳涉世家之作史遷之特筆也自春秋以来天子維持王道
之志不遂不極乎涉不止也漢世家首外戚以見自古治亂皆由乎内
也楚漢之際諸吕之變七國之禍封建之功俱多諸王次於外戚而漢
興功臣反蚤於其後此周以宗彊之意也蕭何之曰蕭相國曹參之曰

曹相國張良之曰留侯陳平之曰陳丞相周勃之曰絳侯又太史公深嘆將相侯王之權重而惜其後之不能繼也五宗三王之封辭少貶矣所以傷漢家藩屏之缺也（蕭曹平勃皆為世家而張蒼乃列於傳申屠嘉附於傳後自嘉以後皆不書矣）○傳伯夷居傳之首貨殖於傳之末至於序孟子一傳則首歎功利之弊以為利誠亂之原也觀乎此則豈退處士而進奸雄崇富貴而羞貧賤者乎○屈原賈誼之同傳或曰曠百代而相通者心也或曰史遷感憤怨懟托人以見意也是未必然也離騷鵩鳥之賦豈徒悼志業之未遂壽命之不長哉楚之亡也以不聽屈原而漢事之缺以賈誼之夭二子之存亡所繫何如哉○匈奴傳贊云惟在擇任將相哉而繼以衛霍公孫洪傳者明武帝之將相若此也又繼以主父偃徐樂嚴安傳者以二子皆以伐匈奴諫也彼三子者武帝猶不加罪焉以是見帝之猶可言也而公孫衛霍之深可罪耳司馬相如之厠西南夷傳後張騫之附大宛傳後是皆遷之深意也○酷吏傳始於晁錯化見漢初寬大之意始變也郅都固異於錯而公廉不私之意尤是尚寧成郅都而廉不如其後

事益多而民巧法此一時也自趙禹張湯定律令而用法益刻不特吏深刻而法益峻此又一時也趙禹張湯以深刻為九卿然其治尚輔法而行自義縱王温舒之徒以斬戮為常至流血十餘里無復用法矣觀太公傳其次第可攷也○太史讀功令而嘆盖以古者教人非區區以利祿誘天下也高祖未遑庠序文景尚刑名武帝慨然有興儒學之意而公孫洪以春秋為三公而天下向風則亦不免丼心於利祿然太史公於諸儒中自申公而下所取者亦七八人盖以為漢儒固不足取然分章析句使六藝之傳不泯數子之功也班固賛儒林說五經傳授之盛歸於勸以官祿失豈知固之所羨乃遷之所嘆者歟日者龜策一事也而異傳何哉日者以志其人也龜策以志其事也○史記君臣謀議將相功勳紀多不書必俟其臣沒而備載於傳是人臣得專目可誅議功勳也尚書雖無編年之法君臣之事年代有序羲和之業固載於堯典稷契皋夔之功固載於舜典三代君臣之事亦猶是焉又遷創紀傳所紀一事或分為數處比於編年則文繁矣不若編年體正而文簡也

纂唐論字

諸家論史記得失

索隱曰按景紀取班書補之武紀專取封禪書禮書取荀卿禮論樂書取禮樂記兵書亡不補畧述律而言兵遂分歷述以次之三王系家空取其策文以續此論○本傳贊曰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師古曰摭拾也音之亦反分散數家之事甚多流畧或有牴牾如淳曰牾讀曰迕相觸迕也師古曰牴觸也牾相支柱不安也悟音悟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閒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師古曰頗普我反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傳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楊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劉德曰俚鄙也如淳曰言雖質猶不如閭里之鄙言也師古曰劉說是也俚音里其文直其事核師古曰核堅實也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應劭曰言其錄事實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敘游俠之談而論

六國之勢則士地甲兵以至車騎積粟之有差可謂下矣而莫不各當其實是得於辨而不華也敘貨殖之資而比封侯之家則棗粟漆竹以至籍纂之數可謂貧矣而莫不各飾以文是得於質而不俚也止自黃帝下迄漢武首尾三千餘年論著總五十餘萬言豈非得於文之直乎紀帝王則本詩書世列國則據左氏言秦兼諸侯則采戰國策言漢定天下則述漢楚春秋豈非得於事之核乎伯夷古之賢人則冠之於傳首晏嬰善與人交則願與之執鞭茲得於不虛美也陳平之謀而畧不諱其受金之奸張湯之薦賢而不畧其文深意忌之酷茲得於不隱惡也○世家所以紀系緒也臯陶雖封於六仲仙甫雖封於樊申伯雖封於謝而子孫功烈不多見於春秋伊尹則由陖而下無聞傳說則神騎箕尾而去至召虎則似召公焉加之世代綿遠經傳無可考故遷皆不敢輕為之傳況世家耶若周公之後封於曲阜召公之後封於朝鮮皆傳數十世魯至戰國而始微燕至秦世而始滅其家緒之傳可得而攷遷安得而不為之立世家耶此遷之史見於特書者然耶傳者所以紀

事實也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子胥又吳之忠臣其功烈暴向於天下其姓名焜燿於當時遷皆為之立傳固宜矣至子產之相鄭其事業槩見於鄭之世家又見於循吏傳是不可謂沒其實矣史遷復為之立傳則是子產二傳也范蠡之相越其事業槩見於越之世家又見於貨殖傳是不可謂沒其實矣史遷復為之立傳則是范蠡二傳也此遷之史見於附書者也伯夷聖之清柳下惠聖之和其制行一也然伯夷則崇遜以立教采薇而全節寥寥千載之下聞其風者猶能律貪化頑故韓退之特為之作頌而謂聖人萬物之標準此則伯夷故當冠列傳而下惠則有所不必書也列禦寇之學老聃莊周之學列禦寇其傳道一也然老莊之書一則齊物我一則應世變出入吾儒之道而反畔之至禦寇則流風遺書類多冲虛之說故仲淹言虛無長而晉室亂亦止及老莊如此則老莊固當列於傳而禦寇則有所不必書也墨子之道固不足取然善守禦足財用遷亦嘗附書於荀卿之傳後以小道可觀固耳至別之六家者豈遷之意以其兼愛無父故擇名實之似使之

不得以亂吾道之真然則遷不為之立傳誠知其有所不可也丘明之書誠有可取故是非與聖人同嘗見取於劉歆矣然書可取而史不之錄者豈遷之意以其依經作傳能自標致故人將讀其書而知其為人又何待於作傳而後顯然則遷之不為立傳誠知其有所不可也雖然遷之史為例如此矣豈偶然者耶攷之他傳與世家皆然也若太公之封於齊康叔之封於衛是亦周召依世家之意也若司馬相如之次西南夷汲黯鄭當時之次循吏傳曰是亦子產范蠡附見鄭越家之意也三仁一也微子抱祭器以歸周以存商祀遷列之宋世家者豈不猶伯夷獨冠於列傳而下惠不錄蹶陳軫犀首亦說客也蘇秦張儀以縱橫取功名遷列之傳而軫首不傳豈不猶列禦寇不錄鄭楊朱與墨翟同害教朱之不傳翟之不傳也宜矣丘明與公穀同釋經公穀之不傳丘明之不傳也亦宜矣夫遷以良吏之才其為例每每如此孰謂其脫略耶王山要略○太史公進孔子於世家班老聃以申韓意非黨於黃老首夷齊於列傳意非抑於處士也如吳太伯為世家之首伯夷居列傳之先

至於貨殖傳在傳之末平準書在書之終此正是孟子意思。昔司馬遷述史記自皇帝至於麟趾成一家之言其論大道先黄老而後六經所以矯漢氏之尚黄老也其叙游俠退處士而進姦雄所以矯群臣之齪齪也其述貨殖則崇勢利而卑貧賤所以激武帝之興利也盖遷雖横就刑戮處汚俗之中困於心横於慮憤激之氣形於簡策故其言每過直而不自知焉雖然遷之矯枉過直而未嘗不微見其意焉其叙傳固先黄老矣而又曰先人有言孔子卒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其在玆乎此所以見尊六經之本意也其傳游俠固進奸雄矣而又曰原憲獨行不合於世蔬食不厭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所以見其進處士之本意也其傳貨殖固崇勢利矣而又曰俗之所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所以見其輕利勢之本意也

。論六家於儒不深取論道家甚詳不無所病意者習見漢初之事曹參以清淨治天下而百姓無擾自後儒者出來變更紛紛擾擾而卒無補太史公之所以病儒者非果以儒為非乃陋漢儒耳不然則太史公說

詩書禮樂春秋以為學者至今則之夫豈以儒者為無益或觀史遷與
董生論春秋一段亦可謂識得儒者。唐劉知幾史通曰史記者紀以
包舉大體傳亦委曲細事表以譜列年爵書以總括遺漏此所以為長
也若乃同為一事分在數篇斷續相離前後屢出又編次同類不求年
月此所以為短也黃池之事世家先晉而周紀先吳齊王傳云齊王使祝午治瑯琊王發其兵而瑯琊王傳云瑯琊引兵與
齊王合謀。紀稱虞舜見阨陸空而出文王陰謀脩德以傾商政傳言宣尼
既殂門人推奉有若如此之類皆遷之失遷采摭尋訪文獻之備如此
魏世家則以因遊大梁於墟中感而得之如作伯夷傳則因登箕山之
上見許由冢而悲之過梁而求問東門可以知魏公子焉入楚而立觀
故宮可以知春申君焉如傳荊軻云始公孫季公董生與夏無且由具
知其事為余道之此以董生而傳荊軻之事也如言蘇建語余曰吾嘗
責大將軍擇賢人將軍謝曰人臣遵職而已此以蘇建而傳衛青之事
也如欲傳張良而見其畫圖狀貌如欲傳韓信而見淮陰人言以至據
國語采世本約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此乃采摭尋訪文獻之備如此揚

猶南。姬自后稷至于西伯嬴自伯翳至於莊王實乃諸侯而名隸本紀項籍僭盜而死未得成君安得諱其名字呼之曰王春秋吳楚僭擬書如列國假使羽切帝號正可抑同群盜況其國曰西楚號止霸王者乎陳勝起於群盜稱王六月子孫不嗣而以世家為稱三晉之與田氏自未為君而前齒列陪臣前後一統俱歸世家齊列東帝抗衡西秦高祖六國而沒其本號惟以田元制名。葛洪有云司馬遷發憤作史記三百篇伯夷居列傳之首以為善而無報也項羽列於本紀以為居高位者非關有德者按史之所書有其事則記其事無則闕尋遷之馳騖古今上下數千載考其先後隨而編次斯則理之常也烏可怪乎必謂子長以善而無報推為傳始若伍子胥大夫種孟軻墨翟賈誼屈原之徒或行仁而不過或盡忠而受戮何不求其品類同其一科而乃異其篇目分為數卷也

索隱述贊曰太史良才寔纂先德周遊歷覽東西南北事覈事簡是稱實錄報任投書申李下獄惜哉殘缺非才妄續。班固曰述其所以自

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太史公撰孔子世家多采論語舊說至管晏列
傳則不取本書以管子晏子以為時俗所有故不復更載按論語行於
講肆列於學官重加編勒祇覺繁費如管晏者諸子雜家經史外事棄
而不録可取而不取未覩厥義至述儒林則不取游夏文學著循吏則
不言冉季政事於貨殖傳獨以子貢居先掩惡揚善既忘此義成人之
美不其缺如。史記本紀曰瞽瞍使舜穿井為匿空旁出難曰其意以
為舜若左慈易質為羊劉根竄形入壁之類非若姬伯拘於羑里孔子
厄於陳蔡苟識事如斯難以語夫聖道太史公曰黃帝堯舜軼事時時
見於他說余擇其尤雅者著為本紀書首若如所述豈可謂雅耶仲尼
弟子傳曰孔子既沒以有若似聖人有若無以應雨具之問弟子起曰
此非子之坐難曰有若名不隸於四科素無階於十哲尼父既沒取以
為師不答所問始令避席何見之晚乎且退老西河取疑夫子猶使投
杖謝衍何肯公然自相欺誑此乃童兒相戲非復長老所為觀孟軻著
書首陳此說馬遷作史仍習其言曾無先覺悲夫。楊雄病其多變好

奇。文中子曰史之失自遷固始

張守節正義序

紹太史繼春秋括文魯史而包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而摭楚漢春秋貫紬經傳旁搜子史上起軒轅下暨天漢作十三本紀帝王興廢悉詳三十世家君國存亡畢著八書贊陰陽禮樂十表定代系年封七十列傳忠臣孝子之誠備矣筆削冠於史籍題目足於經邦。次舊史之旨兼音解注引例旁通凡成三十卷名曰史記正義

司馬貞索隱

此書殘缺雖多實為古史忽加穿鑿難允物情今止探求異聞採摭典故解其所未解申其所未申釋文演注又重為述贊凡三十卷號曰史記索隱。太史公好奇而詞省故事覈而文微矣微可信也學者多未究班氏依遷而述所以條流更明兼采衆賢群理畢備其旨富其辭文近代諸儒共所鑽仰

史記音義集解

晉宋間徐廣作音義裴駰作集解合八十一卷（出司馬貞索隱後序）

劉伯莊音義

劉伯莊以正觀初於弘文館講授作音義三十卷音乃周備義則更略

司馬貞補史記

今輙採按古今仍以裴為本兼自見愚管重為之注號小司馬史記（本序）

。太史公古之良史也家承二正之業（謂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太史公乃其後也）人當五百之運（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兼以代為史官親當圖籍慨春秋之絕筆傷舊典之闕文爰自黃帝訖于漢武漁獵則窮於百氏筆削乃成於一家父作子述其勤至矣夫以首創者難為功因循者易為力自左氏之後未有體制而司馬公補立紀傳規模別為書表題目如本紀叙五帝而闕三皇世家載列國而有外戚（謂外戚不當在世家）郯許春秋次國畧而不書（郯姬姓許姜姓三國亦多有攻戰會盟事）張吳敵國蕃王抑而不載（吳為長沙王吳芮傳國數世太史公不書張則未詳）近編錄有闕切所未安及列傳所著有管晏及老子韓非管晏乃齊之賢卿即如其例則吳之延陵鄭之子產晉之叔向衛之史魚盛德不

闕何為盖闕謂管晏既書比數君行亦不可不書也伯陽清虛為教伯陽老子也韓子峻刻制法韓非也静躁不同德刑斯外静謂老子德躁刑謂韓非今宜往史共漆園同傳柱史老子也漆園莊周也謂此一人宜同傳公子與申君並列公子謂韓非諸公子及申不害宜與適君同傳可不善歟然其網絡古今網絡猶網羅也敘述懲勸異左氏之微婉杜預左傳敘曰春秋之稱微而隱志而悔婉而成章懲惡而勸善有南史之典實左傳齊崔杼弒莊公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杼殺之兄弟死者二人兄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殺執筆以往聞已書乃還所以楊雄班固等咸稱其有良史之才蓋信乎其然也

蘇子由古史

因遷之舊上觀詩書下考春秋及秦漢雜錄記伏羲神農訖秦始皇帝為七十紀十六世家二十七列傳謂之古史

裴駰集解

考校此書文句不同有多有少徐廣研核衆本為作音義具列異同今增演徐氏采經傳百家并先儒之説豫是有益悉皆抄內譬彗星之繼朝陽飛塵之集華嶽以徐為本號曰集解本序

徐廣史記音義　鄒誕生史記音釋
裴駰集解史記　許子儒注史記
劉伯莊史記音義　徐堅注史記
李鎮注史記義林二十卷　陳伯宣注史記
韓琬續史記一百三十卷　司馬貞史記索隱
劉伯莊撰史記地名　張守節史記正義
竇群史記名臣疏　裴安時史記纂訓
衛颯史記要傳　張瑩史記正傳
譙周古史考　葛洪史記鈔

群書考索卷十二　畢

前集

群書考索卷十三

前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訓導袁賓校正

○正史門

西漢類

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也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間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彪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大又以為司馬遷細意委曲條例不經若遷之著作採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刊落不盡尚有盈辭多不齊一今此後篇慎覈其事整齊其文不為世家唯紀傳而已○論曰班彪以通儒上才傾側危亂之間行不踰方言不失正仕不急進貞不違人敷文華以緯國典守賤薄而無慍容彼

將以世運未弭非所謂賤焉恥乎何其守道恬淡之篤也○固字孟堅
年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所學
無常師不為章句學大義而已○父彪卒歸鄉里固以彪所續前史未
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書顯宗告固私改作國史者有
詔下郡收固繫京兆獄盡取其家書先是扶風人蘇朗偽言圖讖事下
獄死固弟超恐固為郡所覈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
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書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郎除蘭臺令史與前
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遷為郎典校
祕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之帝
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固以為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六代
（謂武帝史臣謂司馬遷也）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太
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探篹前紀綴輯所聞以為漢書起元高祖終于孝
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傍貫五經上下洽通為
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紀十二表八志十外傳七十合百篇前書音義曰春秋考紀謂帝紀也言考覈時事具四時以立人

如春秋之經固自永平中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焉。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爲中護軍及憲敗固先自免官洛陽令种兢以心銜固因此捕繫固遂死獄中。班固非有漢羣祀三十六篇議對十九篇則孟堅郊祀志何所攷證而作也非有漢著記百九十卷大年紀五篇則孟堅十二帝紀何所攷證而作也作董仲舒傳則知有仲舒繁露作劉向傳則知有說苑作陸賈傳則知有陸賈新語固之條例有司馬遷作之於前而已放之於後其所變者不過增入書耳。史通云史記止太初其後劉向劉歆馮商楊雄之徒撰續迄哀平建武中班彪以雄歆僞褒新室乃采撫作後傳六十五篇子固以父所撰未盡乃起高皇迄王莽十有二世三百三十年爲帝紀十二表八志十列傳七十凡百卷史通云班固漢書全同太史太初以後又雜引劉氏新序說苑七略之辭章帝初固坐竇氏事卒於獄書頗散亂帝詔其妹昭與馬融等就東觀緝校今八表及天文志其所補也史通云乃待詔馬續所作也而古今人物表尤不類本書蓮服虔辭爲音義又有晉灼臣瓚等

說蔡謨固附著之而唐穎籀爲注范曄後漢書班固著續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劉昭補志序云續志昭表以是惟之八表其班昭所補天文志其馬續所成之數

紀

固述文景武宣諸贊皆訖其政治制法之盛至贊高祖獨推其世系何也觀彪王命論未見運世無本功德可紀而得崛起在此位者也即彪之辭從固之贊遂推堯運以見非逐鹿幸捷而得之所以杜亂臣賊子窺伺之意深矣遷贊帝引三代忠質文偏還繼以秦不能改漢興得天統矣又繼以朝以十月車服黄屋左右葬長陵意謂漢已接三代之正統猶用亡秦之陋典惜之也固贊未免溺於後世符瑞之習迂怪之論○孟堅漢紀不書丞相除拜於死必書自申屠嘉既死之後而陶情等皆不書其有以哉○紀所以提萬事之綱孟堅於武宣二紀大抵纂述詔文及行幸為詳而治體所在幾缺不載武帝峻刑之主而紀無嚴酷之迹宣帝基漢世宦官外戚之禍而紀曾不記許史弘恭用事之因原孟堅之意正以見於刑法

表

及外戚佞幸傳故不復重出

固之功臣表則有深意高祖約非有功不侯而景帝始亂之自高至文爲一表自景至哀而一表以見家法之變自景帝始至外戚侯表則自之以恩澤明其倖僥而得之此固之得也○人物表離爲九等第其高下樂王鮒從君者也而與於仲氏之列三等祝鮀佞人也而列於君牙之次四等先伯牛而後曾參進仲弓而退冉有伯牛仲弓第二等曾參冉有第二等士會范武子一人也以武子名則列於二等以士會名者則列爲四等王翦爲魁傳翼者李悝爲國闢草萊者而謂之上晉墨翟以辨商之以法禍天下而列於中上李悝子列傳○或曰八表未具而固卒後人續之耳故人物表尤爲不倫者非固之過雖然固未具八表而表之名固立之矣以漢人作漢史不因尚論古人物也不特此也貨殖傳自陶朱子貢而下皆列焉雖曰祖馬遷之遺躅而遷著作乃自陶唐以迄麟趾而固則述漢史耳班氏古今人表仰包億載列之以三科定之以九等若孔門達者顏冉殆庶至於他子雖爲等威今乃先伯牛而後曾參進仲弓而退冉有牛弓在二等參有在三等叙晉文之呂位也舟之僑爲上陽雺父次之士會爲下其述燕丹之賓客也高漸離居首荊軻亞之秦舞

陽居末斯並是非督亂○固賛馬遷貶其敘唐虞以前之事然固表所載女禍方雷乃以空名次於羲黃之間夫以是責人良而已蹈之何也蓋人物表出於曹大家志所列非固責也

志

孟堅十志網羅詳矣而獨於兵缺焉乃附見於刑法何哉反覆漢事而知之漢官凡稱尉者皆掌卒徒廷尉刑官也而亦以尉稱中尉兵官也刑獄之事實得同領豈古者兵刑同制之意乎○食貨志曰公孫洪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張湯以峻文決理為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宜載諸刑法志而固於食貨志及之推固之意所以譏漢之用刑大抵與民爭利至刑法志乃曰孝武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徵發煩多百姓貧耗又曰今饑寒並至此刑之所以蕃也然則二志之文自相表裏蓋亦微而顯歟○班列儒者於九流正以不知儒故也漢儒祖叔孫通故漢輕儒後以公孫倪寛為儒班固謂儒於道最高自謂尊儒不知與九流並列已非矣八家皆儒之一偏一曲豈

得而並言哉。班固五行志每叙一災推一怪董仲舒京房之說前後相反向歆之解父子不同遂乃雙載其文史通天人之交休咎之證焉可證也將以五行傳焉可盡發則失警戒備省之助苟以五行傳為可盡用則又非格王正厥事之本惟書其事而不著其應此春秋之微意也。西漢二百一十餘年日食乃至五十有三以文景之詔其日食乃至十有二焉班固於他帝輒書其應於文景獨書其食而處其應。班固地里全寫禹貢盖以水濟水徒有其煩昔春秋諸國賦詩見意左氏所載録其章名知地里為書宜云禹貢已詳何必重述古文。班氏著志牴忤者多在於五行蕪類尤甚今條其錯誤定為四科四科之中蹠為科目其第一科曰引書失宜者其流有四一曰史記左傳文錯相併二曰春秋史記雜亂難別三曰屢舉春秋言無定體四曰書名去取所記不同第二科叙事乖理者其流有五一曰徒發首端不副證驗二曰虛編古語討事不終三曰直引時談竟無他述四曰科條不整尋繹難知五曰標舉年號詳畧無準第三科釋災多濫者其流有八一曰商搉前世全遺故實二曰影響不接牽引相會三曰敷演多端嗺的無主四曰輕持善政用

配妖禍五曰但神解釋不顯符應六曰考覈雖讜義理非精七曰妖祥可知寖然無說八曰不循經典自任胸臆筆四科古學不精者其流有三一曰博引前書網羅不盡二曰兼採左氏遺逸甚多三曰屢舉舊事不知所出

傳

孟堅記傳惟儒林循吏酷吏等各以序冠於首其餘則無之至於王貢龔鮑傳首乃特為之序而以四皓鄭子真嚴君平等先之是殆表而出之之意歟。不曰后妃傳而曰外戚傳志漢外戚之擅權也元后別立傳。禮樂湮微漢世大缺也固則志之以為叔孫綿蕞循見於倥傯不暇給之初而賈董王吉之所建白乃委棄於治平無事之日則文帝宣武諸君不得不任其咎前後條列而抑揚實寓焉所以重禮文多缺之羞也。外戚預政漢世大變也固則傳之凡姻聯攀附悉皆紀録以傷后族之強盛至若衛霍以軍功顯名史冊以功德自致馮奉世父子以才能居位罔不表見又從而為之辭則曰數子之外皆當緣以革富貴者槩

而用之此漢禍之所以日著而固之所以重傷也二者漢之大故不敢顯然以詔來世寄意悠遠而後之深於史者得以晴視焉○范曄譏固飾主闕不知其贊多微文顧讀者弗察耳劉知幾又詆其古今人物表無益於漢史此論誠然但非固之罪也至謂受金曲筆固雖謟附匪人亦何至是歟志○田叔節士欒布一節季布豪俠相去遠甚夫以囚奴苟活之人而齒於視死如歸之士此華嶠所以得議其排死節而否正直也○孟堅贊王章曰不量輕重以陷刑戮贊何武王嘉又曰武嘉區區以一簣障江河班彪贊翟義曰義不量力懷忠憤發以隕其宗此所以不免范曄之譏也○漢三年酈生說高祖據敖倉及請說齊此一時事也班固合為一劉向則分而言之或者固欲省其文或者向欲條其事蓋未可知也學者觀之要當知其請據敖倉及請說齊皆生之謀也已何必泥其或分或合哉神爵中詔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此固所記也荀悅又以為五十斛或班荀聞見之殊或前後傳寫之誤皆未可知也學者觀之要當知其百石以下之俸皆宣帝一時所增而已烏可強

別其孰是孰非哉董仲舒以賢良舉見於武帝建元之初公孫以賢良舉見於武帝元光之後三子之傳悉之矣而武帝本紀又併於元年而言之固之意或以互見或畧言之亦未可知也學者要當知二子皆以賢良進又知武帝賢良之舉所得者二人亦足矣何必以先後而疑之哉至於封高廟功臣之後置武威酒泉之郡與夫主父偃嚴安徐樂之上書放之於志驗之於紀又攷之於傳雖歲月之訛亦無害於理學者觀之能觀其意而畧其文可也○孟堅每一姓有傳多附出餘親其事迹尤異者其全入他部故博陸去病昆弟非復一篇外戚元后婦姑分為二録至如元王受詩於楚至孫戊亡楚其行事所載甚寡而能獨載一卷者實由向歆之助耳但交封漢始地啓列藩向居劉末職才卿士昭穆既疎家國又別使分楚二子孫於高惠之世與荊代並編析劉向父子於元成之間與王荊並列方於諸傳不亦類乎○長卿之子虛上林揚雄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諭過其體詞沒其義繁華而失實流宕而忘返無裨勸奬有長奸詐而前漢史中皆書諸列傳不其

謬乎○漢書東方朔傳委曲煩碎不類諸篇且不述其亡没歲時及子孫繼嗣正與司馬相如司馬遷楊雄傳相類尋其傳體必曼倩之自叙也但班氏脫畧故世莫知之○蘇子卿父建行事甚寡韋元成父孟德業稍多漢書編蘇氏之傳則先以蘇建標名列韋相之篇則不以韋孟冠首並其失也

褒貶

公孫洪矯飾之詭行則實其釣名之言東方朔詼諧之詭談則鄙為滑稽之雄此不激詭之體也蓋寬饒之事主披抗言而為狂贅者也則以為邦之司直梅福之去官彼抗節而從所好者也則以為尚有典刑此不抑抗之體也相如之風雅而及於臨卭奔亡之事則以為淫靡之戒張禹之傳授而及於後堂聲色之樂則以為垂儆之箴此贍而不纖之體也賈誼政事之書載其萬言皆切於世事董生賢良之策載其三篇皆明於經術此詳而有體之證也

遷固得失總論類

古之為史者舉其大綱而已堯舜二典是也其後為編年以序事如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是也至司馬遷始創紀表書傳之體焉文中子曰史之失自遷固始識其失古史之體當矣然遷固烏可並言哉遷之學雖未醇感憤舛駁往往有之然二帝三王之統紀周秦楚漢之世變孔子孟子之所以異於諸子百家者於其書尤有考焉高氣紀識包舉廣而興寄深後之為史者殆未易窺其涯涘也固特因遷之規摸而足成之耳其竄定遷史諸篇漢初豪傑之所存尚未深究況於前此者乎司馬正索隱曰班氏書近代諸儒共所鑽仰其為訓詁蓋亦多門蔡謨集解之時已有二十四家夫史詩殘文斷句尤難究詳古今為注解者絕希此遷所以慨然發可為智者道之嘆也○王充著書既申班而屈馬張輔特論又劣固而優遷（王充為遷文義淺陋紀者詳覽者以為甲太史公之乙也張輔名士優劣論曰遷敘三千年五十萬言班固二百年事八十萬言其煩省之不敵固有以知之也）然則二書互有脩短張晏云遷沒後亡龜策日者傳諸先生補其所缺言詞鄙陋非遷本意按遷所撰五帝本紀七十列人稱虞舜見阨遂穿究而去宣尼既殂門人惟奉

有若其言為鄙又甚安得獨罪褚生而全宗馬氏也劉軌思商搉漢史
雅重班才唯譏其本紀不立少帝而輒編高后按少帝非劉氏而竊養
漢宮時天下無主呂后輔制故僭其歲月寄以編年而野鷄行事自具
外戚○班固之譏馬遷也論大道則先黄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
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又傅元之貶班
固也論國體則飾主缺而折忠臣叙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
則謹辭章而畧事實此其所失也○史記十表意義洪深殆學者多不
能達三代世表以世系為主所以觀百世之本支也漢興以来諸侯世
表以地為主故年經而國緯所以觀天下之大勢也高祖功臣侯年表
以時為主故國經而年緯所以觀一時之得失也漢興以来將相名臣
年表以大事為主所以觀君臣之職分也以百世本支言之黄帝之初
先列譜系以祖宗為經以子孫為緯則五帝之代皆出於黄帝可知矣
周成王之後詳列諸侯以世為經以國為緯則親踈之相輔可知矣帝
顓頊以下周武王以上有經而無緯止列世系而大治亂附為則正嫡

旁支之繼統皆可知矣以天下大勢言之如高帝五年韓信王楚英布王淮南盧綰王燕張耳王趙彭越王梁韓王信王太原吳芮王長沙則天下之勢異姓強而同姓未有封者也如高帝六年高祖弟交王楚高祖子肥王齊英布王淮南盧綰王燕張敖王趙彭越王梁高祖兄喜王代吳芮王長沙則天下之勢異姓強弱亦畧相當也如高祖十二年高祖弟交王楚高祖子肥王齊高祖兄子濞王吳高祖子長王淮南高祖子建王燕高祖子如意王趙高祖子恢王梁高祖子友王淮陽高祖子恒王代吳芮王長沙則天下之勢同姓甚強而異姓絶無而僅有也不以得失言之如高祖功臣年表高祖功臣侯者一百四十三至文帝之世存者一百二十五至武帝時存者七十二則時之守與帝待舊勳孰得孰失皆可知矣如惠景間侯者表建元之後存者二國太初已後又皆國除則時之政事孰緩孰急皆可知矣建元以來侯者表元光侯者四元朔侯者二十元狩侯者十三皆以匈奴封元鼎侯者十六以匈奴南粵封元封侯者十七以東越甌駱南粵朝鮮西域封則時之用兵孰

姦孰少皆可知矣建元以来王子侯者表元光侯者七元朔侯者一百二十七元狩侯者二十五元鼎侯者三則時之分封諸侯子弟施行次第皆可知矣以君臣之職分言之如高帝元年太事記沛公為漢王之南鄭還定雍而相位書蕭何守漢中御史大夫位書周苛守滎陽高帝九年大事記未央宮成置酒前殿帝親奉玉巵上太上皇壽曰今臣功孰與仲多而相位書蕭何為相國御史大夫位書周昌為趙丞相則君臣之職分或得或失皆可知矣彼班氏作漢史苟欲自出機軸盡變子長之例分異姓王同姓王為兩表漢初親疏相錯之意不復見同姓諸侯王表廢年經國緯之制王子侯下諸表廢國經年緯之制徒列子孫世數是特諸家之譜諜耳天下大勢當世得失泯然莫可考何名為表哉太史公諸侯秦楚之際月表此一時也漢興以来諸侯年表此又一時也至於以節目論之則高祖功臣年表與惠景間侯者表異矣惠景間侯者表與建元以来侯者表異矣建元以来王子侯者表斷自建元以亦有以矣彼班氏分諸侯王為兩表智不相近理固應爾至於王子

侯起於高祖則史家之常例也至於中分西漢諸帝之功臣以高惠高后文為一卷景武昭宣成元為一卷特以卷秩重大析之耳別外戚恩澤侯自為一表雖頗有意然其所發明者亦狹矣百官公卿表上卷叙官制沿革固有益於後世若下卷所謂表者削去大事不記則所書者止於公卿拜罷月日而已并載九卿雖為繁碎猶非其大失也古今人表以區區一人之見而欲定生民以來聖賢愚智之等差其不知量亦甚矣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有旨哉○太史公作秦楚之際月表記其起事之人而不書元所以見當時自相雄長而無復君國子民之實也及韓彭英盧張耳韓王信吳芮皆載於漢興以來諸侯表所以著漢世之所封而明藩屏之義也孟堅不達其意乃取秦楚月表自項羽封宰侯王之事併於異姓諸侯王表失之矣○太史公漢興諸侯表於王之初立必書元年所以見其君國子民之實也於諸王朝京師之際必書來朝所以見其尊君親上之義也孟堅於元年則不書於來朝則又互書失其旨矣○太史公於高祖功臣侯者作一表惠景間

侯者作一表至建元以来諸侯復作一表極有深意觀高祖表繫以功
成者謂其以功而封爵也惠景閒書侯而不書功謂其無功侯者多也
至建元以後多以軍功封亦不書功蓋謂武帝之功雖應本約乃邀功
生事之功而非創業比也孟堅分高惠高后文作一表景武昭宣元成
作一表而例以功臣名豈其旨哉。孟堅表序謂孝文時有弓高襄城
之封雖自外来本功臣後國至孝景始侯降者丞相周亞夫守約而爭
帝黜其義初開封賞之科世儒謂是表始於景帝以其有非功而諸者
也參以孟堅論觀之則作史之初誠有是意然非功而侯非特自景帝
始也太史公作惠景閒表已嘗言之矣孟堅之言若此豈非以惠帝以
来無功而侯者已見於外戚恩澤表而不復再出歟失太史公之意矣
。漢高帝接秦而興雖不能追復五帝三代之統業然至宗正官猶有
意乎明族屬也存三老職猶有意乎崇教化也念天下匈匈數歲而復
役賜爵赦卑宥辠罷兵歸農猶不忘乎民隱也衣衾棺槨加惠士伍猶
勤勤乎死生之數衛山閩越之就封猶知繼絕世也以大牢祀孔子於

魯猶知尊先聖也刻印銷印聽不旋踵猶有從諫如流之美也令賈人毋得衣錦綉操兵乘馬猶知辨上下定民志之義也披田叔孟舒於侯藩而盡拜為將四千戶尉趙子弟而不以為惜則其恢洪磊落猶有帝王之度也十一年之詔招徠賢士大夫尊顯勸駕如恐弗及雖學焉而臣之義有未暇講而與我共安猶庶幾南山有臺之義也凡此皆班氏之所録而太史氏之所闕也夫以高帝之興漢其宏綱大指固不專在是而四百年間君子懷其道小人樂其生或者此其為仁義公恕之實而太史氏或畧而弗録或附見而不繫之一人之本何哉蓋究王迹之終始察人事之損益折中千有餘年之事變以俟後世聖人君子太史具焉而聖君明臣賢人哲士之令德雜行嘉言善論可以載之為世訓者此則猶有賴於記事之功而有傳也三代而上事之不録者何限猶有考信於六藝使秦漢之軼事無所託以信於後世將使後世何從而知之乎班固之於史豈盡知之者哉而高帝之事獨因其績家之工而得弗廢則有功於史亦多矣此遷固之史所以並傳也經以道法勝史

以事辭勝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表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經非一
代之實錄史非萬世之常法體不相沿而用實相資焉遷固雖以事辭
勝然亦兼道與法而有之故脟得仲尼遺意焉其一曰隱而章二曰直
而寬三曰簡而明四曰微而切遷之傳廉頗也議救閼與之失秦伐韓閼與
報王欲校之不載焉且之趙奢傳傳酈食其也謀撓楚權之謬不載焉且之
留侯傳固之傳周勃也汗出洽背之耻不載焉且之王陵傳傳仲舒也
議和親之疏不載焉且之匈奴傳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則其與善也
不亦隱而章乎遷論蘇秦稱其知過人不獨使蒙惡聲論北宮子多其
愛人長者固贊張湯與其推賢揚善贊酷吏人有所褒不獨暴其惡於
傳詳之於論於贊復明之則其懲惡也不亦直而簡乎遷表十二諸侯
首魯訖吳實十三國而越不與焉夫以十二名篇而戰國十三何也不
數吳也皆諸侯爾獨不數吳何也用夷禮也不數而載之何也周裔而
霸盟上國也春秋書哀六年公會吳于鄫書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皋書
十三年公會吳于黃池此其所以雖不數而猶獲載也非越區區於南

夷豺狼狐狸之與居不與中國會盟以觀華風而因夷俗之名以處故
君子即其自稱罪之春秋書定五年於越入吳書十四年於越敗吳于
檇李書哀十三年於越入吳此春秋所以夷狄畜之也遷舉而措之諸
侯之末則山戎玁狁亦或廢乎其間是以絶而棄之將使後之人君觀
之曰不知中國禮義雖勾踐之賢猶不免乎絶與棄則其賤夷也不亦
簡而明乎國之表八而王侯六書其人也必曰某王若侯某或功臣外
戚則必加其姓而首目之曰號謚姓名此異姓列侯之例也諸侯王其
目止號謚豈以其尊故不名之邪不曰名之而實名之豈以不名而不
著邪此同姓諸侯王之例也王子侯其自為王則曰號謚名而曰名之
則殺一等矣此同列侯之例也及其下則曰號謚姓名夫同姓列侯而
加之異姓之例何哉察其故蓋元始之間王莽僞褒宗室而封之者也
非天子親自封之者也宗室天子不能封而使王莽封之故從異姓例
亦示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也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權之歸於臣雖同
姓不能有名器誠不可假人矣則防僭曰不亦微而切乎憲而章則後

人樂得善之利直而寬則後人知有悔過之漸簡而明則人君知中國
禮義之爲貴微而切則人君知強臣專制之爲患用力寡而成功博爲
能爲春秋繼而後之史無及焉若以是矣。或問張輔著班馬優劣論
云遷叙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叙二百年事八十萬言是固不如遷也
荅曰不然按太史公書上起黃帝下盡周末年代雖存事迹殊畧至戰
國以下始有可觀然遷雖叙二千年事其間詳備者唯漢興七十餘載
而已其省也則如彼其煩也則如此尔諸折中未見其宜班氏漢書全
取史記仍去其目者倉公等傳以爲其事煩蕪不足編次故也若使遷
固易地而處撰成漢書將恐多言費辭有踰班氏安得以此而定其優
劣耶。兩曜百星麗於元象非如九州萬國廢置無常故海田可變而
景緯無異必欲列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史記作天官書讀者竟忘其
誤班固以天文作志無漢事而隸入漢書降迄有晉迄乎隋氏其篇倍
多但載其時彗孛氛祲薄食晦明裨竈梓謹之所占京房李郃之所候
忘之可也若乃丹儀素魄之纏次黃道紫官之分野施於何代不可也

漢書之志天文藝文也蓋欲廣列篇名示存書體後來繼述其流日廣天文則星月會渾圖周髀之流藝文則四部七錄中經（梁任昉四部梁阮孝緒七錄魏鄭默中經）祕閣之輩莫不各踰三篋自成一家近世著隋書者乃廣包衆作勒成貳志前志已錄而舊志仍書篇目如舊煩互繼出凡撰志者當變其體近者宋孝王關東風俗傳亦有墳籍志其所錄皆鄴下文儒之士讎校之司所列書名惟取當時撰著習玆楷則庶免譏嫌班固之志五行每有叙一災推一恠董京之說前後相反歆向之解父子不同遂乃雙載其文兩存厥理言無準的事益煩費豈所謂撮其機要者乎班固綴孫卿之詞以序刑法探孟軻之語用裁食貨五行出劉向洪範藝文取劉歆七畧若許負相經揚雄方言並當時所重見傳流俗天文有志何不為人形志乎藝文有志何不設方言志乎○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譏遷以為是非頗謬

於聖人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叙殺身成仁之為美固序游俠傳曰劇孟郭解之徒馳騖於閭閻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而不悔也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罪人六國五伯之罪人四豪者又六國之罪人况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罪不容其於也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愈猶甚矣固傷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及刑謂下蠶室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嗚呼古人所以致論於目睫也

群書考索卷十三畢

前集

群書考索卷十四 前集

山堂先生章　俊卿　編輯
建陽知縣區　玉　刊行
訓導袁　賓　校正

○正史門

東漢類

始末

漢明帝詔班固陳宗尹敏孟冀作世祖本紀及建武時功臣列傳後有劉珍李尤雜作建武已後至永初間紀傳命伏無忌黃景作諸三王子思澤侯并單于西羌地理志又崔寔曹壽等作漢記蔡邕盧植等續為東觀漢記晋薛瑩作後漢記司馬彪作續漢書華嶠删東觀記為後漢書謝沈袁崧皆作後漢書宋范曄集諸家作十紀十志八十列傳凡百篇十志未成曄被誅至梁劉昭補成之唐章懷太子賢集當時學者張太安周寶寧等同注范曄後漢書傳之至今景祐元年余靖王洙悉取

館閣諸本參校嘉祐七年仁宗讀後漢書見墾田字皆作懇字詔國子監劉攽等分手校正。初曄令謝儼撰志搜次垂畢會曄誅儼悉蠟以覆車一代為恨。曄字蔚宗少好學善為文章為尚書吏部郎元嘉元年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衆家後漢書為一家之作至於屈伸榮辱之際未嘗不致意焉曄獄中與諸甥姪書以自序其畧曰吾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唯志可推耳傳贊可不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徧作諸志前漢所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不果贊自是吾文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不自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因有賞音者紀傳例為舉其大畧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但恐世人不能知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

紀

呂后稱制班氏次其年月雖與帝紀同編而記其事迹乃繫於外戚傳於范曄乃升東都諸后盡列諸紀豈以六后臨朝之故耶抑亦未之思也

志

食貨國家之本不可不志東漢畧之藝文者一代之典不可或缺而漢志缺焉

志傳

班固十志官制獨缺其畧僅見於百官表迨東都至百官而兩都之制始詳班史者漢末清節之士如譙元周黨逢萌之徒特見於王貢序傳而已范史皆傳於獨行逸民之間數子雖泯汨於班氏而卒光明於范史然則有補於班氏書者多矣

傳

范曄增損東漢自謂無慙良史而王喬鳧履出於風俗通左慈羊鳴傳

於抱朴子皆有取而載之傳纖莫大焉（史通）。蔡邕之女文詞有餘節槩不足煒乃列之烈女傳果何見乎史通謂秦嘉之妻徐氏動合禮儀言成規矩蔚宗標烈女乃不齒焉又何哉。隗囂從更始公孫述而叛光武而范曄乃爲囂辨論且加虛美焉多見其無識也。怪力亂神宣尼不語吞燕卵而生商啓龍漦而周滅厲壞門以禍晉鬼謀社而亡曹江使反璧於秦皇圯橋受書於漢相此則事關軍國理涉興亡有而書之以彰靈驗可也而王隱何法盛之徒撰晉史乃專訪州閭細事委巷鎖言聚而編之自爲鬼神傳錄言之不經范曄傳采衆書裁成漢典至於方術篇及諸蠻夷傳乃錄王喬左慈廪君盤瓠言唯迂誕事多詭越惜哉。范曄傳儒林而鄭康成一代儒宗乃不與於其間何也蓋康成轉通六經傳記非漢儒專門之比蔚宗所以表而出之雖然康成於經功罪相半華章句之繁蕪會合衆說於經固有功矣至於援識釋經朱紫雜揉於經亦不能無罪也范曄之論乃謂仲尼之門不能過抑又過矣

梁劉昭得舊志補注為三十卷。國朝乾興中孫奭欲以劉昭注補後漢志三十卷然則附昭注補志於東都正史者其殆乾興之時乎。史通云范曄之刪後漢也簡而且周疏而不漏蓋云備矣而劉昭採其所損以為補注言盡非要事皆不急。唐太宗時章懷太子等注

三國志類

陳壽字承祚仕蜀為令史蜀亡晉武帝時為著作郎魏志三十卷紀四傳二十六有后妃諸王有方技有夷狄蜀志十五卷吳志二十卷君臣但謂之傳。史通云先是魏時魚豢私撰魏畧後孫盛撰魏氏春秋王隱撰蜀記張勃撰吳錄宋文帝嫌三國志簡畧命裴松之兼採衆書補注其缺（初夏侯湛亦著魏書見書所作三國志便壞己草）。王通稱壽書細觀之實高簡有法不言曹操本生而載夏侯惇及淵於諸曹傳中則見嵩本夏后氏之子也高貴鄉公書卒而載於司馬懿之奏則見公之不得其死也他皆類此但以魏為紀稱漢吳曰傳又貶漢曰蜀世頗譏其失至謂其啣諸葛孔明髠父而為貶詞求丁氏米不獲不立儀廙傳之類亦必然也（晁志）。

陳壽傳壽為著作佐郎撰吳蜀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序事有良史才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然不為丁儀立傳又言諸葛將畧非所長無應敵之才議者以此少之元康七年卒尚書郎范頵等上表曰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戒有益風化雖文艷不及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采錄於是詔洛陽令就家寫其書壽又撰古國志五十篇耆舊傳十篇。魏黃初中始命魏凱繆襲草創紀傳累載不成又命韋誕應璩王沈阮籍等復共撰定成魏書四十四卷其書多為時諱殊非實錄吳大帝之季年始命太史令字項峻撰吳書孚峻皆非史才其文不足紀錄至少帝時更敕韋曜周昭薛瑩梁廣華覈訪求往事相與記述為五十五卷至晉陳壽乃集三國史撰為國志先是魏魚豢私撰魏錄其後孫盛撰魏氏春秋王隱撰蜀記張勃撰吳錄異聞間出其流甚多。宋文帝以國志載事簡畧乃命裴松之兼采衆書補注其闕由是言三國志者以裴注為本。魏文帝黃初元年十月辛未受禪陳志云庚午表紀亦云庚午按獻帝紀乙卯始發禪冊二十九日登壇命

命又文帝受禪碑亦云平未受禪陳志表紀誤也按蜀志稱王宗補東
觀許盖掌禮儀又郤正為秘書郎廣求益部書籍斯則典教無闕屬辭
有所失而陳壽評云蜀不置官者得非厚誣諸葛乎。漢氏之亡天下
鼎峙論王道則曹逆而劉順語國祚則魏促而吳長但以地處中夏人
傳正朔度長挈大魏實居多二方之於上國亦猶秦繆楚莊與文襄而
並霸遂作者之書事也乃没吳蜀號謚呼權備姓名謂魚豢孫盛等方於魏邦
相去頓爾懲惡勸善其義安歸。文中子謂陳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
削異端阮逸注云壽變史稱亡大抵簡畧存其大義

傳

魏次蜀而後繼之以吳魏蜀后妃皆以后稱至吳則曰夫人云。按三
國志諸葛誕毋丘儉皆破家殉國視死猶生而乃與鍾會同傳其何以
激揚名教以勸事君者乎古之書事也令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也使
忠臣義士羞通史。魏武帝乘時撥亂電掃群雄二袁劉呂總關王室不
涉霸圖而陳湊國志引居傳首臧洪陶謙劉虞公孫瓚生於季末自相

呑噬漢與所具而魏冊仍綿豈非流宕忘歸迷而不悟者乎

【褒貶】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竟不立傳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誅壽父被髡乃為亮立傳以將畧非所長諸葛瞻輕壽乃言瞻名過其實議者少之。陳壽蜀人其志黨蜀抑魏按曹公罷百田常榻千王莽文帝臨戎不武為國好奢壽皆依違其事無所措言劉王終始無瑕可比少康光武壽抑其長攻其所短蓋魏為與午所承蜀乃中朝所嫉故曲稱曹美麗說劉非安有背曹向劉疏魏親蜀者乎

【正統】史通云陳壽蜀書首標二牧次列先主以繼焉璋豈以蜀是偽朝遂不遑於常例隋李德林著論稱陳壽蜀人其撰國志黨蜀而抑魏殊不知以魏為正朔之國則隋乃僭偽之君及其大致多曲稱曹美而虛說劉非實有背曹而向劉疏魏而親蜀也史通。晉桓溫覬覦非望鑿齒著晉

漢春秋以裁正之起光武終晉愍帝五十四卷於三國時蜀以宗室為正統魏武雖受漢禪尚為簒逆至晉文平蜀乃為漢亡而晉始興焉習鑿齒傳又曰吳魏犯順蜀人仗正三論略 習鑿齒漢晉春秋以蜀為正統其編目敘事皆謂蜀先主為昭烈皇帝史通。三國志泰和五年乃書諸葛寇天水正始元年書曹爽征蜀豈其然乎。壽之志三國也紀魏而傳吳蜀夫三國鼎立稱帝魏之不能有吳蜀猶吳蜀之不能有魏也壽獨以帝當魏而以臣視吳蜀而吳蜀於魏何有而然哉此壽之失也蘇文

晉書類

正觀中太宗以晉史何法盛等十八家制作雖多未能盡善乃勑史官房元齡等稽遂良許敬宗更加纂錄採正典與舊說數十餘部兼引偽史十六國為紀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紀三十合為百三十卷晉載紀十六國傳凡五京四燕三秦二趙夏蜀凡十六國今攷之僅存十四國曰前趙劉淵後趙石勒前燕慕容廆前秦苻堅後秦姚萇蜀李特後涼呂光後燕慕容垂西秦伏乞國仁此燕馮跋南梁禿髮烏孤南燕慕容德北梁沮渠蒙遜夏赫連勃勃列之載記凡十有四而涼缺其二蓋前梁張軌雖霸西國實受晉命而臣節不廢而西涼李暠寶唐

之祖晉史作於唐世故不敢列之十六國而附之列傳云又命李淳風李延壽等十三人分掌著述敬播四人等考正類例多出敬播天文律歷則李淳風為之惟宣武紀陸機王羲之傳論太宗伯自為之當時脩史者多文詠之士好採詭異以廣聞見學者譏之江左餘風文多駢四儷六非作史之體故太宗親撰四贊以息浮議故總題曰御撰云。陸機撰三祖紀束皙又撰十志會中朝喪亂其書不存先是王齡有著述才每私録晉書未及就而卒子隱博學多聞受父遺業撰晉書八十九卷隱雖好著作而辭拙才鈍時干寳亦撰晉紀其書簡畧直而能婉甚為當時所稱晉江左史自鄧粲孫盛王韶之檀道鸞已下相次繼作遠則綿紀兩帝近則惟叙六朝至宋何法盛始撰晉中興書勒成一家首尾該洽齊臧榮緒又集東西二史合成一書正觀中詔前後晉史十有八家未能盡善乃敕史官更加纂撰自是言晉史皆棄其舊本競從新撰者焉。宋臨川王義慶著世說新書上叙兩漢三國及晉中朝江左事劉峻注釋摘其瑕疵偽迹昭然理難文飾而唐室撰晉史多取此書遂採康王之妄言違孝標之

正說以此書事實甚寡頗。魏晉以下著述多門語林笑林世說俗說皆喜載啁嚯小辨嗤鄙異聞雖為有識所譏頗為無知所悅而斯風一扇國史多同至如王思狂躁起驗蠅而踐筆畢卓沉酒左蟹螯而右盃劉邕榜吏以膳菇齡宋人石載舅而擯贅其事撫織其辭猥雜而歷代正史特為邪言苟使讀之者為之解頤聞之者為之撫扑固異乎記功書過彰善癉惡者也（史通）。晉世雜書若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之徒恢諧小說神鬼怪物唐朝所撰多採以為書夫以王鄧之所糞除王虞之所糠粃以為逸史用補前傳終見嗤於君子矣

傳

揚王孫裸葬伊籍對吳漢書蜀志為其立傳前哲致議言之詳矣然揚能反經合義足矯奢葬之僭伊以敏辭辨對可免使乎之辱列諸篇等猶有可取近者晉書有劉伶畢卓傳其敘事也直載其嗜酒悖禮亂德若斯而已為傳如此復何所取者哉舊本無劉畢傳至唐新撰以補前史之缺（並史通）。沈約晉書喜造奇說稱元帝牛金之子以應牛繼馬後

之證鄴中學者王邵等言之詳矣而魏收深嫉南國幸書其短著司馬
叡傳遂錄休文所言曆室作新書不加刪削復載此語史通

宋書類

元嘉中何承天草創紀傳自後山謙之補承天殘闕後又命裴松之續
成國史松之卒史祐孫卯之表求別自創立為一家言孝建初又勅蘇
寶山續造諸傳元嘉名臣皆有所撰寶山被誅太明中又命徐爰踵成
前作爰因何孫山蘇所述勒為書其藏質魯爽王僧達諸傳又皆孝武
自造而序事多虛難以取信自永光以後至禪遜十餘年中闕而不載
至齊沈約更補綴所遺製成雜史始自義熙肇號終乎昇明三年為紀
十志三十列傳六十合百卷名曰宋書永明末其書遂行梁裴子野更
刪為宋畧三十卷約見而嘆曰吾所不逮也由是言宋史者以裴畧為
上沈書次之沈約謝靈運傳論全說文體備言聲律此可正為翰林之
補亡流別之總說耳李充撰翰林論摯虞撰文章流別論如次諸史傳實為乖越。本志
兼載晉魏失於限斷又王邵謂其憙造奇說以誣前代如鄉琊王妃通

小吏牛氏事之類是也後梁武帝知而不以為非(志畧)。宋書所載當紀宋事耳沈約惟採諸說號為博洽而志乃載魏晉以來事論者以為失於限斷。按崇文總目缺趙倫之傳一卷今本有倫之傳而到彥之傳卷末殘缺。按隋陽松玠八代談藪云沈約脩宋史書裴子野父祖殊無令譽云自松之下無聞焉子野乃撰宋畧書沈約家世備有醜聲又云盱眙太守沈璞斬於建鄴市璞約之父也約見之乃削宋書子野見之亦削宋畧(案史通云裴幾原刪宋畧實有功而所錄文章頗傷蕪穢)(始文帝除傳官詔顏竣討二凶檄孝武擬李夫人賦裴松)之(上注國志表孔熈先罪許曜辭凡)(此諸文是皆不宜載者而載之史通)。崔浩諂事狄君曲為邪說稱拓跋之祖本李陵之胄當時衆議相斥事遂不行或有切其書以渡江者沈約撰宋書索虜傳仍傳崔浩所述允此諸妄其流甚多(史通)

齊書類

梁蕭子顯撰六十卷今存五十九卷亡其一初江淹為齊志十沈約又為齊紀子顯自表於梁武帝別為此書作記八志十一列傳四十然天文志但記災祥州郡不著戸口祥瑞多載圖讖子顯表言素不載戸口

且天文覆祕故不私載焉（館閣書目）

初江淹為齊志約復著齊紀時吳均亦撰齊春秋三十篇其書稱梁武帝為齊明佐命帝惡其實燔之然其私本竟能與蕭氏所撰並傳於後（史通）。曾南豐南齊書目録序云子顯之於斯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彫藻繢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

齊史江淹始受詔著述以為史之所難無出於志故先著十志以見其才沈約復著齊紀二十篇紀八志十一列傳四十合成五十九篇時吳均亦表請撰齊史乞給起居注并群臣行狀有詔齊氏故事布在流俗聞見既多可自搜訪也遂撰齊春秋三十篇其書稱梁帝為齊明佐命帝惡其實燔之然其私本竟能與蕭氏所撰並傳於後

梁書類

唐姚思廉撰梁武帝時沈約與周興嗣鮑行卿謝吳相承撰録已有百篇值侯景之亂淪沒何之元劉璠以所聞見究其始末合撰梁典三十篇而紀傳之書未有所作陳姚察有志脩梁陳二史施功未周至於陳亡

其書不就史通乃令子思廉續成之正觀三年思廉受詔與魏徵同撰乃採謝氏諸家史删次為紀六列傳五十魏徵惟裁其總論云隋書目

陳書類

陳史初有顧野王傅縡各為撰史學士其武文二紀即顧傳所條太建初陸瓊續撰諸篇事傷繁雜姚察就加删改粗有條貫及江東不守持以入關隋文帝常索梁陳事跡察其以所成每篇續奏而依違荏苒竟未絕筆至唐其子思廉撰成之史通凡三十六巻紀六列傳三十。又南豊目録序云初思廉父察梁陳之史官也録二代之事未就而陳亡隋文帝見察甚重之每就察訪梁陳故事察因以所論載每一篇成輒奏之而文帝亦遣虞世基就察求其書又未就而察死屬思廉以繼其業唐高祖時思廉受詔為陳書久之不就太宗時詔論撰於祕書內省正觀十年始上之此書歴三世傳父子數十歳而後成其難如此然世之傳者亦少故學者罕詳其意祕府所收往往脫誤本朝嘉祐中始詔校讎板行天下

後魏書

北齊魏收傳採舊聞勒成一史上自道武下終孝靖紀傳與志凡百三十卷收諂齊氏於魏室多不平既黨北朝又厚誣江左性憎勝己喜念舊惡甲門盛德與之有怨者莫不被以醜言沒其善事遷怒所至毀及高曾書成始奏詔收於尚書省與諸家討論前後列訴者百有餘人時尚書令楊遵彥一代貴臣勢傾朝野收撰其家傳甚美是以深被黨援諸訟史者皆獲重罪怨謗不息孝昭世勑收更加研審然後宣布於外書成嘗訪諸群臣猶云不實又令詔改其所變易甚多由是世薄其書號爲穢史史通〇初收天保中奉詔撰五年表上悉焚崔浩李彪等舊書收黨齊毀魏褒貶肆情衆號爲穢史獨楊愔等助之故其書漸行文帝以其不實敕魏澹更作按唐志又有張太素魏書今收書記缺二卷傳缺二十二卷不全者三卷至缺二卷太宗紀則補以魏澹所作靜帝紀則補以北史高氏小史脩文殿御覽列傳則益以北史高氏小史志則補以太素所撰澹及太素書今亡惟此紀志存〇魏收以元氏出

於邊裔見侮諸華遂髙自標舉比桑乾於姬漢之國加排抑同建業於蠻夷之邦夫以敵國相與交兵結怨載諸移檄用可致誣列諸信史難爲实說史通○收修國史初得楊休之助因謝曰無以謝卿當作佳傳爾朱榮子納以金故減榮惡而增其善會要○收撰魏書頗用愛憎爲褒貶每謂人曰收何色舉之則使升天按之則使入地梁紀○崔浩既誅大和後始有李彪崔鴻等書魏末山偉綦儁更主國書二十餘年事迹蕩然萬不紀一文宣時詔收撰次成十二紀十志九十二列傳上之悉焚舊史多諂諱不平安爾朱榮子金故減其惡夙有怨者多從其善黨北朝貶江左爲島夷至謂晉元帝爲金牛之子時人疾之號爲穢史劉知幾謂其生絶亂嗣死逢剖斵皆陰慝所致後隋文帝顏之推等別修唐正觀中陳叔達亦作五代史皆不傳獨收書在皇朝命劉恕等校正晁志

北齊書類

唐李百藥撰初天統間祖孝正述獻武起居名曰黄初傳天祿時陸元規常從文宣征討著皇帝實録惟紀行師不載他事自武帝後史官楊

休之杜臺卿祖宗儒崔子發等相繼注記迄齊滅隋王邵李德林並少
仕鄴中多識故事王乃憑述起居注廣以異聞造編年書號曰齊志十
有六卷（其序云二十卷今傳惟十六卷）李在齊預脩國史創紀傳書二十卷至開皇中
奉詔續撰增多齊三十八篇已上送史官藏之祕府唐正觀初勑其子
李百藥仍其舊録雜採他書演為五十卷今之言齊史者惟王李二家
云（史通）百藥齊史凡諸帝廟號為百藥避唐朝諱皆易其文議者非之（書目）
八紀四十二列傳

後周書類

唐令狐德棻撰初周柳虯隋牛洪各嘗論次率多牴牾唐初詔德棻與
陳叔達庾儉同加脩纂歷年不就正觀三年與岑文本崔仁師撰次為
紀八傳四十二凡五十卷（書目）。先是蘇綽秉周政軍國詞令多准尚書
牛弘為史尤務清言德棻因之以成是書故多非實録仁宗時出太清
樓本各史館祕閣本又募天下獻書而取夏竦李巽家本下館閣是正
其文字而後林希王安國上之（鼂志）

南北史類

南史唐李延壽撰初延壽父欲擬春秋編年刋究南北事未成而殁延壽數與論撰追述先志起宋永初元年盡陳正明三年作本紀十列傳七十謂之南史凡八十卷。北史唐李延壽撰起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二年作本紀十二列傳八十謂之北史凡一百卷書目二史刪煩補缺過本史遠甚獨缺本志而隋書有之故隋書亦傳于世見志。先是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天下參隔南方謂北為索虜北指南為島夷互相抵毀延壽父思所以改正事未成而卒延壽乃續父業謂之南史北史百八十篇詳於北而畧於南以唐承隋隋承周故也會要。司馬溫公曰李延壽書亦近世之佳史也雖於禨祥談嘲小事無所不載然叙事簡徑北於南北正史無煩冗蕪穢之辭切謂陳壽之後惟延壽可以亞之但恨其不作志書使數代制度沿革皆没不見耳通鑑前例。通鑑外紀序云李延壽總八朝為南北史而言辭卑弱義例煩雜書無表志沿革不全劉恕。李延壽為南北史於北則前儒林於南則冠以循吏豈非所以禮義之邦為無足貴而夷虜之域當示

之以激勸乎及劉知幾作史通數十篇譏評古今史氏絲髮無遺而獨於儒林次序了無所及又何邪